

立宪万岁 [清]吴研人

吁嗟乎新政策

却说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，皇帝降了上谕，预备立宪。看官，须知旧社会的俗话，圣天子有百灵辅助。这百灵是甚么东西？便是诸天菩萨。当日皇帝降了这道上谕，值日功曹正在旁边伺候，看见了，连忙到天上去奏知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听见了，暗想近来每每闻得说立宪立宪，但不知这立宪是什么东西？但是下界已经做了，天上岂可不做。不免召集群仙及诸佛菩萨，商议这件事。因命香案吏到各处去宣召，准明日早朝议事。到了明日，群仙诸佛果然齐集，玉皇大帝曰：“昨日值日功曹奏报，下界人皇降下谕旨，预备立宪。朕想人间既已立宪，天上岂可向隅，所以特召卿等商量，务望各抒所见。”

文昌帝君奏曰：“不可，我们天上自有天上制度，那立宪的名目，系出在外国，岂可以用夷变夏。”

日游神曰：“不然。我每日在下界游行，听见下界人常说，什么天演淘汰，优胜劣败。果然彼优我劣，又何妨舍己从人呢？”

玉皇大帝曰：“二卿不必争执。依朕之见，立宪之法，我们尚在未知，不如派人到外国去考查考查。果然可行，我们又何妨舍短取长呢？但不如何人可去，卿等自去朝房商议，议定了再来奏知，候朕降旨。”说罢退朝。众神遂退出凌霄宝殿，在朝房集议。

文昌帝君怒容满面曰：“甚么立宪！下界人只讲得一句变法，便停了科举，遂使我的血食登时冷淡起来，此刻索性闹到天上来了。”

魁星曰：“岂但是你，便连我这枝朱笔也没用了。你不见我么，举起手，高高的提起这枝笔，永远没得点下去，好不难受！”

香案吏叹曰：“岂但你二位，还有可怜的呢。自从那年中国把台湾割归日本，日本听说是个立宪国，崇尚西法，不敬神道的，所有台澎一带的府县城隍，都没了事，犹如裁缺官儿一般，都到天上来候补，天天到我这里来钻门路。你道可怜不可怜？”

夜游神拍手道：“几个府县城隍，又算得什么。你还不知道，自从台湾归了日本之后，几十万个灶君，莫不流离失所，穷得十分可怜，跑回内地来，无可托足，往往饿急了，扒到人家灶突上窥探，等人家的灶君睡着了，却下去偷冷饭吃。内中只有三四个得着好处的，这三四个跑到上海，查一查，见金隆、宝德、密采里等几家外国饭店是没有灶君的，他们便各据一家。天天吃大菜。剩下那些穷饿的，到了无聊之极时，便设法唆人家弟兄不和。”

香案吏曰：“他唆人家弟兄不和，做甚么呢？”

夜游神曰：“唆得弟兄不和了，少不得要分家，分了家，便多一只灶，他

好去享现成啊！”

香案吏曰：“这未免损人利己了。但不知他们既能盘踞着外国饭店，又为什么不仍然盘踞台湾人家呢？”

夜游神曰：“岂不闻下界人言：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台湾人降了日本，受了日本人教化，全都不信了，所以他们也不能立足了。”

香案吏曰：“此话不足信，难道上海外国饭店、便信神道的么？”

夜游神曰：“这又不然。外国人虽然不信，然而所用的厨子都是中国人，他们心中时时有个灶君在里面，所以便可乘隙而入了。”

纠察星官曰：“你们不必闲谈了，奉旨所议的事议起来吧！不然，我要纠参了。”

李铁拐曰：“这是到外国的差使，第一件最要的是跑得快，总用我这个跛脚的不着。”

香案吏曰：“要跑得快的，莫如齐天大圣的筋斗云。”

孙行者曰：“那吒三太子的风火轮也不弱。”

那吒曰：“电母更快。”

电母曰：“我是女子，不便出使，我可保举雷公，他走的同我一般快。”

香案吏曰：“有了三位了，多议几位，恭候钦定吧！”

众人低头寻思，要走的快的，再没有那个。

孙行者拍手曰：“有了，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。”

戴宗曰：“如派着我，我也愿附骥尾，去看看外国景致。只是我又想出一个人来，却是个隐者，今日也不在此处，不知他肯去不肯？”

香案吏曰：“管他肯不肯，你说了出来，玉旨派了他，怕他不去！”

戴宗曰：“御风而行的列御寇，不好么？”

众人一齐说好，于是再想不出了。香案吏就把这五个名字，开了单子，复奏上去。玉皇大帝批下玉旨，五个都派了。香案吏捧了玉旨出来，雷公埋怨戴宗曰：“你好好的引出一个列御寇来，此刻到那里去寻他呢？”

戴宗曰：“他总不出岱舆、员峤、方壶、瀛洲、蓬莱五山之中，只须求大圣去走一次。”

孙行者曰：“你胡思乱想，想出这么个人，却叫老孙去跑路。”

当下各人散值，孙行者自去寻列子不提。单说玄武上帝座下的龟蛇二将，是日也随同入朝，听得诸神议事，回去，龟谓蛇曰：我前两年私自下凡，去伏了两年文华殿大学士，深知这立宪的弊病。如果天上立了宪，我们的门包也要革除了，如何是好？”

蛇大惊曰：“我终日只知钻路子，如何懂得这个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要设法

阻止才好。”

龟曰：“只你我两个不济事，必要多邀两个来商量，才有把握。”

说罢，便叫所用的三小子，去请太上老君的青牛，太阳星君的金乌，太阴星君的玉兔，文昌帝君的特（文昌坐骑名），姜太公的四不象，关圣帝君的赤兔马，二郎神的哮天犬，张果老的驴，不一会都到了，龟便将立宪的弊病对众宣布，又言请各位来，商量阻止之法。

哮天犬曰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刚刚保送御史，满望得了缺，可以卖两折，今据龟大哥言，门包都要革除了，这卖折更不必说，没有望的了。”

驴曰：“就是我们在此空谈，也谈不出一个阻止之法，总要请出一位有势力的，方能办事。”

赤兔马曰：“我们不如各求其主。”

金乌曰：“不可。凡我们所行之事，无非是背主营私，若要求主人阻止立宪，必要说出其所以然之故，岂不是自写罪状么？”

玉兔曰：“闻得文昌帝君变不以立宪为然，还是特大哥的主人可以求得。”

蛇曰：“我平日什么路子都会钻，今日这件事却难住我了。”

四不象曰：“我想起一个人了，此人如果肯出来，必定成功。”

众问：“何人？”

四下象曰：“申公豹。”

青牛曰：“我也想着他，只是他近来到南洋去了，必要着个人去找他来。”

特曰：“这倒容易。近来废了科举，敝同事天聋、地哑两个，闲着没事。地哑不能说话，我们就请天聋走一遭。”

于是大众称善。特自回去寻着天聋，附耳大声告诉了此事，天聋满口答应，驾起云头，到南祥去寻着了申公豹，告知来意。

申公豹大怒曰：“我在这里运动革命，管他立宪不立宪，你们左右是个奴隶罢了，愁些甚么？”

天聋曰：“我们何尝不努力，只是想不出法子来。”

申公豹大声曰：“我是骂你们奴隶，不是叫你们努力。我是革命党，没有工夫和你们谈这个。”

天聋曰：“你只知叫我们努力，又焉知我们不努力！”

申公豹大怒，用手一推，把天聋推出大门，顺手关了。

天聋惘惘而回。众畜生闻得此讯，不觉大失所望，复又集众会议，却只议不出一个计策来。

玉兔曰：“此刻徒然商量挠阻立宪，未免舍本逐末，不如设法阻止去外国考查立宪的五个钦差，教他去不成功，岂不是釜底抽薪之法么？”

驴曰：“如何可以阻止？除非是弄死他们。”

青牛曰：“弄死他们也容易。太上老君炼的七返火丹，人吃了要睡七日，若是碰着了，便炸裂起来。一共炼了七粒，那年看我的童子，偷吃了一粒，还剩六粒，不如弄一粒，放在他们必经之路上面，等他们踏着了，炸裂起来，岂不是一网打尽！只可惜没有东西去盛它。”

乌龟曰：“不知要多少大的东西？”

青牛曰：“此丹炸力甚大，只消一粒，足够炸死五个人。盛它的东西，倒不必大。”

乌龟曰：“我前天生了一个龟蛋，此时已经抱出小龟，剩下那蛋壳没用，不如拿去盛丹。”

青牛喜曰：“盛的东西也有了，只是谁人夫拿呢？”

于是大众议定，玉兔善于脱身，叫玉兔去，玉兔义不容辞，也答应了。

不说众畜生预备行事，且说孙行者请到了列御寇，会齐了五位钦差，商量动身。

列御寇曰：“不可造次。我闻得外国人与我们语言文字都不同，必要请一位通事，方得便当。不知可有这个人？”

大众听了这句话，不觉都怔住了。孙行者抓耳挠腮的想了一会，猛然想着一个人来，曰：“有了，有了，我的那个师弟猪八戒，近来被下界时报馆的一个‘冷血’，搬弄到日本留学去了，此时已有一年光晕，外国话想是精通的了。待老孙去寻了他来。”说罢，一个筋斗云，到了日本，横滨、神户、东京都寻遍了，却只不见。没奈何到同乡会里打听，才知道被月月小说社的一个“大陆”，掇弄得他跟姜太公到罗刹国封神去了。

孙行者想了一想曰：“老孙自从花果山出世之后，大闹天宫，上至天堂，下至地狱，那一处没有走到，只知牛魔王的老婆红孩儿的母亲叫罗刹女，却不听得有甚罗刹国。”

一个留学生曰：“你一定要寻他，我知道他的去处。昨无我接着他的信，他现在广东。”

孙行者听得，谢了留学生，一个筋斗，翻到广东，在一处地方落下。只见路旁一所高大房子，门外拥了许多人，都想挤到房子里去，却只挤不进。房子里面一片声，喊：“打！打！打！”一会儿，山崩海倒般拥出了许多人，一个个都是头破血流的。孙行者不知何故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麻雀儿，飞了进去，站在房檐上观看。只见许多人在里面厮打，一片声嚷，也听不出他说些什么



。忽见人丛中有一人嚷曰：“从多数决议，乃是文明办法，动不动就打，岂不是野蛮手段。野蛮到如此，还望预备立宪呢！”

行者看时，正是猪八戒，不觉喜曰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摇身一变，变了个麻苍蝇儿，飞到猪八戒的耳朵边上，叫曰：“八戒呀！久别了，你在这里做甚么？”

那呆子猛听得这话，大惊，急回头一看，这一回头的势猛，那一张莲蓬嘴碰在旁边一个人脸上，把他所戴的金丝眼镜碰了下来。那人大怒，急欲理论，回头一看，见了八戒那副嘴脸，不觉转怒为惊，大叫一声：“嗟呀！不好了！妖怪出现了！”

八戒正被人挤得不耐烦，便索性把那蒲扇耳朵扇动起来。他旁边的人，吓的没有一个不大呼小叫，一哄避开，犹如墙摧壁倒般，登时让出一个大圈。行者又在他耳边曰：“八戒，快走！我有话问你。”

八戒曰：“你这猴头，又弄什么玄虚，寻我到这里来？”

行者恨曰：“还不快走，要等打孤拐呢？”

八戒闻言，忙向外去。这屋子里的人，本来挤满了，此时惊觉了八戒貌丑，得见他到之处，莫不争先走避，让出一条大路来。八戒乐得大摇大摆，出了大门，自言自语曰：“这猴头来寻我，断乎没有好事，不知可是又取什么经。须知老猪此时，受了文明教育，再也不干那个勾当了。”行者听得，忍不住现了本相，曰：“你这夯货，为甚么只管猴头猴头的骂我？”

八戒慌曰：“哥呀，我不敢骂，端的你寻我做甚么？”

行者曰：“话长呢，找一个僻静的去处，我与你谈。”

八戒曰：“广东是第一个繁华之地，那里有甚么僻静去处？”

行者携了八戒手，纵起云头，落在一个山顶之上，曰：“这可僻静了。我且问你，你方才在那里，是个甚么所在？为甚么那一班人只管嚷打？”

八戒曰：“议事呢！粤汉铁路本来被外人占去了，中国人争了回来自办。广东人齐了股份，自办广东一路，股东在那里争权，什么私举总办咧、股东查帐咧，团体会咧、商办咧、官办咧！闹得一团糟，今天索性打起来了。你端的找我甚么事？”

行者曰：“你可知道立宪是甚么东西？”

八戒曰：“咦！怎么你也谈起立宪来了？这‘立宪’两个字，是我辈新党的口头禅，借此博个名誉的。”

行者曰：“怎么是口头禅，此刻玉帝要立宪呢！”

八戒跳起来曰：“真的么？”

行者曰：“怎的不真，因为不懂得，派了老孙和几个人到外国去考查。”

八戒曰：“派的是谁？”

行者一一告知。

八戒曰：“别人也罢了，这戴宗是个强盗，如何派起他来？”

行者曰：“夯货，你懂什么？你看现在世上的官，那一个不是强盗，只怕比强盗还狠呢！怎么天上强盗，就做不得钦差？”

八戒曰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他虽是强盗，等到了外国，见了外国人，他就骨软身酥，不敢动弹了。但是玉皇派你到外国，你为甚反跑到中国来？”

行者曰：“此刻万事皆已齐备，只是不懂外国话，不识外国字，缺少一个传话的。我闻得你在日本留学，想已学会了，所以特来寻你。但是我闻得你跟姜子牙封神，不知可有工夫去？”

八戒跳起来曰：“妙呀！文明到天上去了！这输进文明到天上，我可是个头功了。将来铜像巍巍，高矗云表，好等后人崇拜老猪也。我去，我去。”

行者曰：“你须先发付了姜子牙。”

八戒曰：“要走就走，发付甚么？”

行者曰：“这不变了有始无终么？”

八戒曰：“甚么有始无终！这等举动，是我们留学生的惯技，而且必要如此，方显得我们能者多劳，价值更高了。”

行者曰：“如此就走罢！”说罢，一个筋斗，早到了天上。

八戒也纵起云头，跟了上去。会齐一众，同到通明殿请训起程。行者又奏明调派猪八戒做翻译官，玉帝准奏。诸人辞出。

八戒问行者曰：“你们都走得快，我怕追不及呢！”

那吒曰：“不要紧，你只附在我的风火轮上便了。”

八戒闻言，果然附在后面，径出西天门。到得西天门时，早有一班天神，在那里等着送行，大众未免停止法驾，一一握手话别。等诸神回去，却又起行。孙行者一个筋斗早翻起来，列子御风亦起，雷公却是坐了车子，阿香在后推着，如飞而去；那吒带了八戒，踏起风火轮，戴宗拴上甲马，紧紧跟随。不料那玉兔早把龟蛋壳盛了那七返火丹放在路上，那吒的风火轮，恰恰在蛋壳上碾过，就平地上炸裂起来，轰的一声，犹如响了个霹雳。那吒吃一惊，腾空而起，他手脚灵便，不曾受伤，却把一个猪八戒掼下地来，莲蓬嘴上着了一点火星儿，便捧着嘴嚷痛。戴宗紧紧跟在后头，赶上了一个着，也炸伤了面部。行者在前面，听见声响，回头一看，只见猪、戴两个躺在地下，那吒升在空中，急约了雷公、列子，回来查看。

八戒捧着嘴嚷曰：“是那个放炸弹？”

行者曰：“你还馋嘴，要吃炸鸽蛋呢！”

八戒曰：“你们腐败守旧党，不开眼界。我说是炸弹，这是外国发明的一种文明利器，怎么弄到这里来？我闻得申公豹那厮，提倡革命，莫非是他干的勾当！”

八戒说时，那守西天门的增长天王，及殷、朱、陶、许四大灵官，都已赶来查问，听得八戒此言，飞奏玉帝，请旨悬赏缉拿革命党首领申公豹。

戴宗哼曰：“且莫乱谈，赶紧医好伤痕好去。”

八戒曰：“我痛得厉害，走不动呢！”

一会儿，玉帝派了医灵大帝来，用些神丹，登时变好了。

于是六人仍前起行。走了三日三夜，到了外国天堂，看见一座六七十层高的房子。八戒认得外国字，一看，曰：“这是礼拜堂，我们进去看看。”便到门口打听，知道耶稣住在这里，不觉喜曰：“耶稣是外国教主，我们请教他去。”

于是引着五人，走到堂里，访问耶稣在那里。一个外国人对曰：“在第二十八层楼上，你要见他，跟我来。”于是八戒带了五人，跟着到一间房里。这人掇过六把椅子，请他们坐下，把手在墙边上不知怎样拨弄一拨弄，但听得骨碌骨碌响个不住。各人都觉得摇动起来。

戴宗慌曰：“这是甚么事？”

八戒笑曰：“你们真是鼠目寸光，连升高机器都不懂。”

各人果然觉得渐升渐高，不一会，到了第二十八层，机器停住，八戒起来，恰好遇见一个细崽，八戒问他：“耶稣在那里？”细崽向一个门上指指，八戒走过去叩了两下门。行者在旁边，听得里面说一声“咳门”。八戒推门进去，五人也跟着。只见房垦面摆着一张斜坡桌面的桌子，桌子旁边坐了一个白发外国人，墙脚下摆了几把椅子，看见众人进来，也不起立。八戒除下帽子，向那外国人拉手，叽咕了几句话，又一面叽咕着对五人一个个指点，那外国人方才立起来，向五个人逐一拉手。八戒又同他叽咕了好一会，便起身带着五人出来，仍到升高机器处落下，出了大门。

行者曰：“你同他谈了些甚么？”

八戒曰：“走错了门也。我问他立宪政体，他说他是宗教家，不是政治家。我问他政治家在那里，他说他一心信奉上帝，他事绝不过问，所以不知。”

于是六人又向前走，走过一处藏书楼，八戒照前带了五人进去，见了一个外国人，访问如前，问答了一回出来，嘴里嚷着说：“晦气！晦气！”

那吒曰：“怎样晦气？”

八戒曰：“这个人名叫苏格拉底，我问他时，他说他是个哲学家，不是政治家。我看在天堂上访不出，还是到下界去吧。”

行者曰：“到下界去也好。”

八戒曰：“到下界必要变一变方好，若照你们这等装扮，外国人见了，要当你们拳匪呢。”

行者曰：“变甚么？”

八戒曰：“我变一个你们做样。”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外国人。

行者曰：“这个容易。”摇身一变，也变了。

那吒、雷公也变了，只有列御寇、戴宗不会变。行者在他二人身上，吹一口仙气，叫“变”，也变了。于是六人各驾风云，径向欧洲落下。

八戒曰：“我们此来，只能暗访，不能明查；若要明查，必要有了国书，方才可以见得外国皇帝呢。”于是带了一行人，先寻个客寓住下。

可怜五个钦差，不通言事，犹如哑子一般，只任从八戒一人播弄。八戒也时常带他们出去旅行，遇事指点，又到海边上看看外国兵船。外国操兵时，又带着去看看洋操。他又结交了个久于外国的中国商家，这商家有熟识的厂家，八戒央及带他们去看看机器制造。鬼混了几个月。一日，八戒又同着五人到那中国商家家里去坐，只见座上先有一人，一般的西装打扮，孙行者金睛火眼，先认得了他，暗暗拉了八戒一把，走向旁边曰：“你认得这个人么？”

八戒曰：“初会，初会。姓名还不知呢？”

行者曰：“他道行浅，看不出我们，他须瞒不得老孙。”

八戒曰：“他到底是谁？”

行者曰：“他是《三国演义》上魅死孙策的于吉。”

八戒曰：“待我问他去。”

便回转来问此人：“贵姓？”

此人答曰：“姓于。”

又问：“台甫？”

答曰：“不凶。”

八戒曰：“不凶则吉矣。”

行者问曰：“不知不翁在此执甚业？”

不凶曰：“游历至此，并不执业。”

八戒暗想，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，待我试探试探他。因问曰：“有一位申公豹，想是相识。”

不凶大惊曰：“阁下何以知道此人真名姓？他自从离了本国，到外国之后，已经改了姓钟，阁下想是同党。”

八戒曰：“不、不，闻名而已。”

不凶曰：“何不入党？”



八戒曰：“入党也要看看时势。”

不凶大笑曰：“看甚么时势，看机会罢了！今日革命党有机会可以赚钱，我便高谈革命；明日立宪党有机会可以做官，我便高谈立宪。你不看看现在舞蹈扬尘、山呼万岁的班中，很有几个谈过革命的呢！还有那革命党当中，也有几个能把立宪党的内容和盘托出的，你想他从前是甚么党来？”

八戒曰：“我说时势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不凶曰：“那两个党魁领袖，他们不能改变面目，如我辈正好自由呢！”

八戒笑曰：“信教自由之外，又多了一个入党自由了，世界愈进愈文明了。”

那吒听得不耐烦，曰：“我们走了吧！”

遂别了中国商家，回到客寓。八戒又教了几天行者等复命的话，又答应代他们起摺稿。商量停当，算清了旅费，一同走到僻静之处，各各现了本相，纵起祥光而去。八戒有意落后，等五人去远了，拨转云头，走到上海落下，到书店里买了几种译本讲立宪的新书，做起摺稿的蓝本。买停当了，方才驾云回去。等得他到时，五钦差已经复命下来了。行者曰：“你为甚这时候才来！快起摺稿，等我们连夜誊清，明日早朝要递呢。”

八戒曰：“起稿容易，但不知送我多少润笔？”

孙行者曰：“我们每人送你二钱银子，共是一两。”

八戒摇头曰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没有这么便宜！你须知一个摺子，好几千字呢！”

行者曰：“不行，打二十孤拐。”

八戒曰：“哥呀！莫打，莫打。我起，我起。只是忒便宜了，损了我们留学生的名誉。”

行者曰：“再多说，也是二十孤拐。”

八戒曰：“莫打，我不多说了。”

好八戒，摊出书来，搬字过纸，登时起了五个摺稿，行者等真个每人出了二钱银子给他。

八戒咕哝曰：“还不及作小说的代价，真是晦气。”

行者笑曰：“你莫咕哝，我好好的保举你。”

八戒曰：“你保举我甚么？”

行者曰：“保举你是个留学生，熟识洋务。”

八戒曰：“哥呀，你可有银子，借给我二三千两。”

行者曰：“你要许多银子做甚么？”

八戒曰：“我要去买一张毕业文凭，做留学生的证据，预备考试留学生

，好巴一个翰林进士。”

行者曰：“夯货，你这回出洋一次，开起保奉来，便照着异常劳绩开去，怕不过班加衔，还要那翰林进士做甚么？”

八戒曰：“哥呀，我也不望甚么过班加衔了，只望恢复我的天篷元帅便好。”

行者曰：“你还恋恋这个天篷元帅做甚么？”

八戒曰：“做了元帅，好歹克扣几文军饷。”

行者更不理他，便去准备明日早朝递封奏。

且说一群畜生，闻得钦差考查回来，又复纷纷会议，商量阻止立宪之法，都埋怨青牛的七返火丹太少，玉兔的安放不得法。

特曰：“你们各位，也不必埋怨，也不必忧虑，我看此番立宪，不过名目而已，于我辈无甚大损。”

众畜齐声问曰：“汝何以知之？”

特曰：“原来你们尚未知道。自从传说要立宪之后，耳报神便设法运动，开了一间‘天曹官报馆’，是他告诉我的。”

赤兔马曰：“天曹官报，我也天天看，却未曾看见这一条新闻。”

特曰：“你有所不知，他因为是官报，处处要顾忌。那耳报神用了樟柳神做访事，消息最灵。如某星官旷职，某菩萨思凡之类，那一事他不知道？然而都为了顾忌，不敢登载出来。他告诉我，将来不过改换两个名目罢了。还说我们帝君，赋闲了两年，此次还可望有职事呢。”

说犹未了，只见南极老人的白鹿，喜孜孜拿着一张天曹官报来，叫曰：“列位要看好消息么？”

玉兔手快，一手接来，大家团团围着观看。只见报纸里面，还夹着一张红纸，一张黄纸。看时，却是观音菩萨开天足会，百花仙子创女学堂的传单。

群畜曰：“这是女子的事，我们不看它。”翻开报纸一看，下面一条刊曰：

探得通明殿最近消息云：朝旨以改定官制，为立宪之基础，昨已交各仙卿会议，闻议得照下界分设各部，以一事权。大约以太白金星为礼部大臣，以二郎神为陆军部大臣，以东海龙王为海军部大臣，……

看至此，特笑曰：“可谓先礼后兵矣。”

蛇曰：“兴了海军部，虾兵蟹将都有事体干了。”

龟曰：“我左右空着，明日便请个回籍措资假，到东海龙王那里谋差事去。”

白鹿曰：“你们莫忙，且看完了再商量。”

于是再看下文是：

以东岳大帝为法部大臣，以吕洞宾为度支部大臣，……

哮天犬大叫曰：“亏得他们想出这一位点铁成金的，来当度支部也！”

龟曰：“只是未免有侵财帛星君的权限了。”再看下文是：

以姜太公为民政部大臣，以猪八戒为外务部大臣，……

金乌曰：“奇！奇！姜太公是贫苦出身，深知民间疾苦，用为民政部，还有可说。至于猪八戒，是个什么东西，可以当得外务部！”

玉兔曰：“你原来有所不知，猪八戒近年留学日本，此番钦差出外考查立宪，还带他去做翻译呢。诸神之中，除了他还有谁能略懂外情的呢？”于是又看下文是：

以那吒为邮传部大臣，以文昌帝君为学部大臣，……

特喜跃大呼曰：“妙！妙！敝同事天聋、地哑都可有提学使之望也。”

哮天犬瞅了一眼曰：“何妨放文静些！我听见二郎神做了陆军部大臣，何尝不欢喜，何尝不想求个统领，但只可在心里打算，何必这样大呼小叫。”

蛇曰：“不错，不错。凡钻路子，只可默运神通，断不可摆在脸上，须知人心险诈，一露了风声，便有人要谋捷足先得的了。”

犬、蛇两个，说得特低头不语。再往下看是：

以牛郎为农部大臣，以鲁班为工部大臣，以财帛星君为商部大臣，……

龟曰：“怪道呢，我说用了吕洞宾做度支部，这财帛星君未免抱屈了，原来留着他做买卖，多财善贾，真用得当也。”再看下文是：

诸仙卿议定，此外不再更动，诸天神佛，一律照旧供职。今晨入奏，玉帝已经允准，定于明日早朝，再降玉旨。故今日散朝时，通明殿上，一片欢呼之声，皆曰：立宪万岁！立宪万岁！

群畜围观既毕，又复互相传观。

特笑曰：“原来改换两个官名，就叫做立宪。早知如此，我们前次放七返火丹，未免多事了。”

龟曰：“不然，他这是头一着下手，以后还不知如何呢？”

特曰：“你不看‘此外不再更动，诸天神佛，一律照旧供职’一句么？据此看来，我们的饭碗，是不必多虑的了。”

群畜闻言，不觉一齐大喜，亦同声高呼：“立宪万岁！立宪万岁！”